橘洲

责编/范亚湘
美编/何朝霞
校读/肖应林

西枝岐黄第一耕

鲁建文

长沙湘雅路的绿荫里，中式飞檐与西式格窗的红楼静静而立。百多年前，建筑师墨菲埋下的设计密码，让砖混结构托起歇山屋顶，既接住了湘江的浩瀚烟雨，也盛下了跨洋而来的医学火种。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，就像一部无声的史书，诉说着中西医学交融互补的奇迹……

插画/何朝霞

文脉长沙

壹

清朝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的一天，薄雾初散，长沙西牌楼街雅礼医院一个四合院的诊室里，阳光斜斜洒落，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。爱德华·胡美坐在诊疗桌前，将体温计轻轻放入患者口中，指尖捏着末端的金属头。他不时地将目光投向窗外，心底似乎在萌生一种期盼……

“让开！让开！”伴随着一阵吆喝，只见一台蓝色的呢轿抬进了医院厅堂。随即，一胖墩墩的男子从轿内缓缓地走出来，他身穿紫色的镶边长袍，头戴缀着蓝色玻璃顶珠的官帽，脑后拖着一条油亮的辫子。帽顶上那颗蓝色的顶珠，随着他的步态轻轻晃动，折射出冷冽的幽光。忽然，随从高声嚷道：“道台大人驾到！”

见到这一幕，胡美赶紧起身相迎。

自抵长沙以来，胡美一直忧心忡忡。雅礼协会派他到长沙来发展西医，而中国人向来深谙“夫医者，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，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，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”的择医之道。面对这样的状况，要建立起人们对西医的信任，谈何容易！正因如此，胡美沿用了协会雅礼的名称，将之巧妙地融入中国文化元素。开张那天，在烛光摇曳间，他当众誓言：“患者至上，矢志不渝。”然而，自开业以来，看热闹的人接连不断，真正就诊看病的却屈指可数。他一直期盼着，能够借助几位地位显赫的患者，彻底打破这一困局。

道台大人在随从的搀扶下，缓缓踱进诊室。胡美热情地说：“大人请坐，敢问尊姓？”道台大人见面前这个高鼻子洋人能说中国话，脸上漾开一抹笑容，说：“鄙人姓李。不错！你说的话我能听懂。”胡美笑了笑，解释道：“我是美国人，去年才踏足长沙，跟着本地的杨先生学了一年的中文……还请您多多指教。”道台大人爽快地摆摆手，说：“先生过谦。”

就在两人寒暄时，胡美取出听诊器开始问诊。

给道台大人听过心肺后，胡美轻声问：“您头痛，咳嗽得厉害？”道台大人点点头说：“昨晚咳了一整晚，没合眼。”胡美让道台大人张口检查咽喉，发现扁桃体红肿严重，便将三个指尖搭在他的脉搏细测心率后问：“您发烧几天了？”道台大人想了想，回答：“两天了。”胡美随即从药瓶中取出体温计，轻轻地放入道台大人的舌下。道台大人顿感有一股苦涩的异味在口中散开，当即哇的一声将体温计拔了出来。他满脸涨红，颈上青筋暴起，对其随从耍起官威道：“你们怎么伺候大人的？让他把这硬邦邦、冷冰冰的东西插进我的嘴里！没长眼睛吗？他只给我的左手切了脉，世上哪有这等医生？我看他完全不懂医学。”说着，道台大人徒然起身，拂袖而去。

胡美拿着体温计愣在原地，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当晚，胡美翻来覆去难眠，望着天花板苦笑——自己堂堂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博士，竟被李姓道台大人指责为不懂医学。思忖之间，他的脑海中忽然闪过医院里聘请的中国医生侯先生所说：“我们中国人看病，讲究的是‘望闻问切’，尤其看重切脉。王叔和就曾在《脉经》中言：人体的双手共有六部脉。左手三部，分别对应着心与小肠、肝与胆、肾与膀胱；右手三部，分别对应着肺与大肠、脾与胃、肾与命门。高明的医生，通过脉象便能洞察出脏腑的症结。”侯先生特别强调：“切脉必须诊双手，而且顺序不能弄错，男子先左后右，女子先右后左。”

想到这里，宛如一缕晨光将夜色劈开，迅速照亮了胡美的思绪。他终于明白了李姓道台大人为何责怪自己不懂医学，更仿佛看到了拨开迷雾，打破困局的路径……

贰

胡美开始琢磨中西医结合的诊断方式。他一方面向中医名家请教脉理，一方面开始研读《伤寒杂病论》。每当晚餐过后，他总会坐在藤椅上翻开这部中医经典。指尖蹭过纸页那一刻，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前不久那场特别的生命救治。

那天上午，天气闷热得让人窒息。忽然，一位中年妇女撞开半掩的诊室门，气喘吁吁地扑到桌前：“请快救救我的女儿吧！”紧接着，两位农夫抬进了一个十来岁的女孩。胡美快步上前，俯身望着女孩苍白的脸，指尖迅速搭向滚烫的腕间。女孩母亲“扑通”蹲下，盯着胡美切脉：“我女儿恐怕得了伤寒。”她焦急地说，“看过了三位有名的医生，都不见好转。眼下烧得直说胡话，大便不通……”胡美敛眉不语，解开女孩的衣襟听了心肺，又摸了摸她那滚烫的额头，说：“快转病房，病情太严重了。”

病房一片忙碌，在女孩的母亲帮忙下，胡美先用肛门导管为女孩做盐水灌肠，接着又用冷水布巾反复擦拭其身体。见到这般操作，孩子的母亲忽然愣住了，仿佛被一道记忆的闪电击中。她眼睛一亮，急切地说：“胡大夫，您知道张太守吗？您的治疗方法与他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记载非常接近。明天我将这部书拿来送给您！”胡美听了又惊又喜，攥紧手中的布巾，说道：“知道，知道。我正想阅读这部经典著作嘞，真是太及时了！”

刚到长沙时，胡美就听说过《伤寒杂病论》。中文老师杨先生告诉他：这部书的作者张仲景年轻时师从名医张伯祖学医，后经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。东汉末年，中原伤寒大流行，一时间尸骨成堆，哀鸿遍野。目睹这人间惨状，张仲景开始致力于伤寒治疗与预防的研究。《长沙府志》记载：“汉时长沙大疫，治法杂出，太守张仲景，作《伤寒论》《金匮方》行世，全活无数。”正是这两部著作，从理论到实践，确立了中医辨证施治的法则，从而，完善了中医的理论体系。

第二天，胡美从女孩母亲手中接过《伤寒杂病论》，迫不及待地开始翻阅。他逐字逐句地在泛黄的书页中探寻，忽然，一行关于伤寒症候的描述映入他的眼帘：“太阳病，或已发热，或未发热，必恶寒，体痛，呕逆，脉阴阳俱紧者，名为伤寒。”胡美不禁惊叹，张仲景描述的“太阳病”竟然与1700年后的威廉·奥斯勒之论述如出一辙！又翻过数页，更令胡美震撼的论述赫然出现在眼前：“便秘者，不可猛药攻下，宜蜜煎导而通之。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，皆可为导。”胡美不禁指尖一顿，喃喃自语：“真是伟大的头脑总是不谋而合，这与威廉·奥斯勒的观点完全一致。”这一跨越1700多年的医学共鸣，让胡美对张仲景及其中医顿生深深的敬意。

这时，胡美仿佛感到中西两位大师，一同站在他的身后，指导着他的这场生命救治。胡美缓步走进病房，只见女孩依旧满脸潮红，双目紧闭。于是，他俯身贴近女孩干裂的口唇，细听呼吸；接着又用双指轻轻地拨开她的双眼，查看瞳孔；随后取出体温计，小心翼翼地塞进她的腋下。他就像猎手寻找猎物一样，不愿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毫不懈怠。女孩的母亲看到胡美一丝不苟地治疗，心中十分感激，轻声问道：“情况怎样？”胡美摇摇头，回道：“不见好转。”

两周后，女孩的不祥症状如期而至。胡美心头一沉，已知无力回天。他给女孩注射了一支强心针，按中国的老礼，帮助母亲护送女孩回家。马车颠簸向前，车窗外暮色渐深，胡美的指尖始终搭在女孩腕间渐弱的脉搏上。这次救治，即使让胡美发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某些相通，看到了两者交融互补的希望，但救治的无果，还是让他感到深深遗憾。

叁

“春风吹尽去年愁。”中西医结合的诊断方式就像一缕春风，悄然拂去了患者心中的疑虑。雅礼医院门前车马骈阗，求医的人日益多了起来。没过几年，昔日对西医嗤之以鼻的高门大户，也派人持名帖来请胡美出诊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胡美乘坐在患者家派来的楠木大轿上。阳光透过细腻的织锦轿帘，在深褐色的轿壁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镶铜的扶手渗透着凉意，却又似乎隐藏着若有若无的温热。身下厚实柔软的坐垫，随着轿身悠悠起伏。楠木的清香裹着坐垫呢绒的华贵气派，让胡美忽然想起那次李姓道台大人就诊的情形，心想，如果没有他的那一次就诊和责怪，今天也就不太可能坐在这楠木大轿上。轿子随着轿夫的脚步“吱呀”摇晃前行，不知不觉间，目的地浏正街已经到了。

胡美此次出诊的患者，是去职后在长沙休养的原浙江巡抚聂缉槼。聂缉槼是曾国藩的小女婿，不仅曾经长期主政江浙多地，还创办有规模庞大的纺织产业，实属横跨官商两道的显赫人物。家里三代进士，两世翰林的底蕴，让七个儿子饱读传统经书。其中老三、老四还曾接受过新式教育，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。因此，聂家在对待西医的态度上，形成泾渭分明、针锋相对的两派，彼此各持己见。此番为聂缉槼出诊，对于胡美来说，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

轿子缓缓穿过庭院大门，绕过工艺精美的雕龙照壁，胡美抬眼望去，只见聂缉槼的家人早已等候在垂花门外。下轿后，他被迎进四壁悬挂宋式缂丝轴的大厅，落座在红木雕花太师椅上。七兄弟宛如监考官立于两旁，神情肃然。彼此简单寒暄后，老三作为代表开始介绍父亲的病情：“老爷发病很突然，前天在花园散步不慎跌倒，随即昏迷过去，至今未醒。城里最有名望的王、雷两位老中医都来看过，只是摇头叹息棘手，没有开方下药。”胡美随即追问：“老爷以往有过什么症候？”老三答道：“时常头痛头昏。”听了这些描述，胡美心中对病情已有了初步判断。

胡美踩着猩红毡毯走进卧室，七兄弟如影随形。

檀木大床上传来聂缉槼粗重如雷的鼾声，他脸色潮红，双眼紧闭。胡美连忙俯身，指尖轻颤着搭向聂缉槼的左手腕，屏气凝神切脉。窗外不停的蝉鸣也掩不住胡美剧烈的心跳，“老三，请帮点灯。”胡美头也不回地说。昏黄的油灯亮起，映得七兄弟面孔明暗交错。胡美取出椴木压舌板，轻柔而果断地撬开聂缉槼的牙关，从舌尖到舌根仔细端详；接着又双指拨开他的双眼，反复查看瞳孔。七兄弟不自觉凑上前来，细微的议论声在床头时断时续。当听诊器贴向聂缉槼颈动脉瞬间，身后传来窃窃的赞许声。胡美余光瞥见有人点头，有人释然微笑。他心中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松了半分，宛如打鼓似的心跳开始走向平缓。

胡美如释重负地走出卧室，七兄弟异口同声地追问：“情况怎样？”“脑溢血，病情危重。”胡美神色凝重。众兄弟频频点头，目光焦灼地望着胡美，等待着治疗方案。“当务之急是降低血压。”话音刚落，老二便皱起眉头质疑：“生命的保证是强脉，降压岂不是胡闹？”

胡美早有准备，不慌不忙地翻开中文版威廉·奥斯勒的《医学实践》，指尖划过标有红线的段落：“尽可能降低血压，头部放低，保持体温，然后做一次高位灌肠。”望着这段文字，老三老四猛然直起腰板，斩钉截铁地附和：“奥斯勒是西医泰斗，错不了的！”争议稍稍平息，胡美又开了两副泻下功效的中药，然后一边耐心讲解其用途，一边拿出肛管，开始为聂缉槼实施盐水灌肠。

尽管胡美数度上门，终究没有留住聂缉槼的生命。但胡美妙手仁心的医德医术，却深深地刻进了聂缉槼一家人的心底。七兄弟特意给雅礼医院送去了一封感谢信，字里行间洋溢着深深的敬意。

尔后，家人患病，便都第一时间请胡美。一来二往，岁月渐渐使他们成为相互信赖的至交好友。

肆

胡美深知，中西医交融互补不仅是解除更多患者疾苦的甘霖，更是医院突破困局的曙光。他开始格外关注中医治疗病例的预后情况，试图精准地从传统与现代医学间找到那道交融互补的亮光。

那天，暴雨初停，候诊的患者比往日来得要晚。

正当胡美难得清闲时，忽然，外面街道上传来喧闹的锣鼓声，唢呐呜咽如泣。胡美起身推窗望去，只见一支队伍正从医院门口经过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台雕花红轿，四角垂着褪色的彩绸，蔫头耷脑地随风飘动。透过轿窗，一尊裹着金箔的偶像歪坐在轿内，随着轿身机械地晃动着脑袋……

见这阵仗，胡美心里莫不疑惑，转身向医院的侯先生请教。侯先生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是患者家请菩萨‘出诊’呢！”胡美眉头紧皱，满脸不解。侯先生吸了口烟进一步解释：“病人治病要么上医院请大夫，要么去庙里拜菩萨，后者针对的多半是医生已束手无策的那些病人。”

望着远去的队伍，胡美摩挲着下巴，似乎若有所思。

第二天下午，两位男子抬着竹榻匆匆来到医院。榻上躺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面色青白，气若游丝。这火急火燎的架势，让胡美当即暂停了叫号，示意将男孩抬进了诊室。孩子父亲声音颤抖地说：“请您救救他！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”胡美点点头，一边伸手切脉，一边问：“发病几天了？”“六天了。起病时人打摆子，嘴唇青紫，随后浑身疼痛，烧得满口胡话。”孩子父亲沉吟片刻回道。胡美连忙取出体温计塞进孩子的腋下，然后又拿起针头刺向孩子的耳垂，取血数滴，吩咐助手迅速送去化验。很快化验单便送到胡美的手中，他盯着纸上“检出疟原虫”的结果，又扫了眼体温计上40度的红色刻度，语气笃定：“孩子得的是疟疾。”胡美话一出口，诊室内顿时一片寂静。犹如焦雷劈下，孩子父亲双腿发软，瘫坐在地，双手抱头抽噎。

孩子父亲深知，疟疾是要命的恶疾，曾经夺走过无数人的生命。这些天来，他带着孩子四处求医，试遍了治疗疟疾的古方名药。但无论是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“柴胡桂姜汤”，《肘后备急方》中的“青蒿取汁”还是《千金要方》中的“鳖甲丸”，都无济于事。为求转机，昨天他还专请菩萨上门镇宅驱邪，劳神费力却如泥牛入海。此刻，胡美给出的诊断还是疟疾，绝望如潮水般已将他淹没。

胡美见状，完全明白了孩子父亲的心理，安慰他道：“别急！西医有专治疟疾的新药，孩子能好起来的。”听到这话，孩子父亲干涸的双眼重新燃起希望之光。他宛如溺水者抓到浮木般，紧紧抓着胡美的袖口。胡美未再解释，而是直接消毒、抽药、注射一气呵成，给孩子注射了一支奎宁。

翌日，当朝阳爬上窗棂，孩子的滚烫手心开始转凉，紧闭的双眼缓缓睁开。见此，孩子的父亲瞬间激动得跌跌撞撞地跑进医院诊室跪谢道：“感谢胡医生的大恩大德，孩子醒过来了啦！”胡美快步走进病房，望着孩子懵而虚弱的眼神，心里很是欣慰。

两天后，日前睁眼都费力的少年，却稳健地跨出了医院大门。看到他重新泛红的脸颊和眼中跳动的生机，围观的人群纷纷赞叹胡美医术高明。随着消息不胫而走，那些在传统药石、神佛庇佑中折腾无果的患者，如同找到救星，纷纷奔向雅礼医院。

胡美的医术声望如湘江之浪扩散，迅疾传遍长沙。

伍

清晨，胡美正在为昨天用过的器具消毒，忽然，医院大厅内响起一串清脆的鞭炮声。他抬头望去，那个腿蜷如虾米的男孩，此时正骑在父亲的肩上，挥动着绣有“妙手回春”的锦旗。那双欢快摆动的小腿，让胡美想起了前不久其父亲带他就诊的情景。

医院大门“吱呀”打开那一刻，孩子父亲便挑着一担箩筐疾步进入。箩筐一头压着褪色的蓝色包袱，另一头坐着一个四岁的孩子，双腿呈现奇异弧度，宛如折翼的小鸟。胡美目光掠过孩子的腿脚，心里已然明了，便主动地问：“孩子怎样？”父亲小心翼翼将孩子抱起，指着腿上残留的药膏说：“这孩子得了盘腿症，四岁了还不能走路。北门梅医生的药膏，西门龙医生的银针，还有城中雷医生的汤药都试过了……”他脸色焦虑，指节捏得发白，“整整一年了，我带着孩子跑遍方圆百里，可他至今仍然站不起来。”听着，胡美连忙把他们引进了诊室。

父亲将孩子放在检查床上，胡美从脉象到舌象，从心肺到体温，一一做过检查。各项显示不见异常，他双眉微蹙，转头问道：“孩子出生时，母乳喂养情况怎样？”父亲神色黯然回应：“这孩子从小可怜，母亲产后一滴奶水都没有，全靠米粉喂养大。”胡美不再多说，便双手覆向孩子蜷曲的双腿，用指尖轻轻按压膝盖凸起处，又顺着凹陷的腘窝缓缓揉捏，感受肌肉与骨骼的状态。孩子两腿一缩，本能地反抗。胡美便一边抚慰，一边拿起叩诊锤，从胫骨到腓骨轻轻敲打，俯身细听骨传导的声响。孩子父亲焦急地在一旁等待着结果，诊疗完毕，胡美一面收拾器具，一面语气果断地说：“孩子是由于缺钙，导致双腿骨骼畸形，单靠吃药打针是无法根治的。”听到这样说，孩子父亲顿时嘴唇颤抖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望着孩子父亲满脸绝望的神色，胡美神思凝滞，久久伫立原地。他想了中文老师杨先生曾经说过的华佗。杨先生说《后汉书》中有记载，华佗治病“疾若发结于内，针药所不能及者，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，既醉无所觉，因刳破腹背，抽割积聚。”可惜后来麻沸散失传，华佗的开膛破肚疗法便成为历史，不能不让人遗憾。想到这里，胡美忽然眼前一亮，这不正是中西医交融互补的又一个突破口吗？他毅然决定打破不做外科手术的自设禁锢，脱口而出对孩子父亲说：“老乡，可试试手术治疗不？”孩子的父亲沉吟片刻，两眼通红，叹道：“也只能这样，没别的路可走了。”

手术那天，孩子嗅过麻醉剂后，眼睛眨巴眨巴，很快陷入沉睡。胡美执起手术刀，划破肌肤的那一刻，孩子的父亲死死攥紧拳头，喉咙发紧地注视着。手术刀随着胡美的操作，灵巧自如地游走。他的指尖悬在血肉之上，时而精准挑开筋膜，时而快速切开粘连组织。当用骨钳夹着变形的骨骼进行矫正时，手术室内响起沉闷的“咔嗒”一声。孩子父亲别过头，不敢再看，耳边随即传来胡美果断的声音：“角度已经调整到位，骨面贴合如榫卯般严丝合缝，放心！”接着，他用丝线缝合了肌肤，又套上石膏固定。收拾好器械后，他便掏出胸前的怀表看了看，刚好一个小时过去。孩子父亲随着推车走出手术室，望着孩子石膏固定的双腿，那块悬在心头的石头似乎落了地。

石膏拆除那日，阳光洒进诊室。孩子颤巍巍地扶着墙，终于迈开了第一步，孩子父亲眼眶通红，双手哆嗦，一把抱起孩子高喊：“我儿能走啦！”从此，手术治疗便成为雅礼医院的“金字招牌”，让许多曾经针药无效的患者看到了新的希望。

陆

暮色初临，胡美推开家门。

妻子脸色凝重地迎上前说：“隔壁家的太太走了，难产。”“请医生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听到妻子的回复，胡美有气无力地放下手中的提包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在这生死关头，西医和中医的法子，难道就不能合着一起使用吗？”

次日，胡美一跨进医院大门，就找侯先生商量。侯先生告诉他：“其实，中医对难产也并非毫无办法。《妇人大全良方》中就有记载：产难之由有六……”听完侯先生的介绍，胡美灵光一闪：“这么看来，西医的器械助产和剖宫产完全可以与中医形成互补。”侯先生却摇着头回道：“我们讲究男女大防，你个大男人为孕妇接生，难以接受。”胡美沉默了，心里暗暗期盼，能有机会改变这种局面。

不久后的一个午夜，胡美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：“大夫，快，我家少奶奶难产。”胡美一骨碌起床，抓起黑色手提箱往外走。连续两日暴雨，街道积水成河。街道上零星亮着微弱的灯光，胡美跟着前来的仆人艰难地行走在积水之中。走至街区第一道栅门，仆人敲打着栅栏大声喊：“开门！”“不行，要等六更才开……我家有人难产。”“接生？怎么是个戴眼镜的男洋人？”仆人怒火燃起，威胁道：“你不开，我就到官府告你！”这时，一位干瘪老头懒洋洋地走下来，把门开了。穿过栅门，胡美他们继续涉水前行。三更时分终于到了城北的目的地。门庭上方两盏罩灯亮得格外刺眼，仿佛就是那焦急等待的目光。胡美顾不上喘息，随仆人快步走进了宅院。

一眼望去，宅院里的窗门、柜门、抽屉、箱盖全被打开，张牙舞爪似的，透出一种说不出的怪异。仆人见胡美满脸愕然，连忙解释：“这是老辈留下的规矩，家里有人临产，就得这样四敞大开，图个顺顺当当。”话音未落，胡美便疾步走进卧室。室内蒸腾着血腥混杂汗酸的气味。产妇瘫在被汗水打湿的被褥里，手指深深地抠进了床垫。“哎哟”的痛苦呻吟声时断时续，带着风中游丝般的颤抖。“几天了？”胡美急促地问道。“整整两天了”，站在一旁的丈夫，额头上满是豆大的汗珠，声音发颤：“扎过银针，催生丹也服过了三剂，可……”不等丈夫说完，胡美疾声打断：“快，只能器械助产！”他拉开手提箱，迅速取出了一瓶麻醉剂和助产器械。

室内只剩下两个接生婆，就像是被夺走了巢穴的两只老鹰。胡美朝门外唤进一位年轻女仆，比画着手势，教她操作。女仆按示范举起麻醉剂瓶，随着胡美的指令，药水有序地滴向罩在产妇头部的面罩。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顷刻间，产妇在麻药的作用下便发出绵长的呼吸，进入沉睡之中。胡美随即拿起银光闪闪的产钳，精准地探向产妇的体内，两个接生婆吓得倒抽冷气，紧紧地蜷缩在一起，褶皱的脸上写满了惧色。胡美屏气凝神，手腕轻轻转换角度，配合宫缩的节奏，缓缓地牵动着产钳……

没过多久，一声雄壮清亮的啼哭声骤然划破寂静，沉睡的宅院瞬间惊醒。急促的脚步声从四面八方一齐涌到卧室门外，人们尽是悬心落地的喜悦。胡美双手打拱，向着婴儿的祖父、祖母和父亲送上恭喜：“是一个男孩！”

五更时分，胡美推开家门，双腿仍不由自主地发颤。他扶墙舒了口气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反复摩挲着手提箱的搭扣，仿佛触到产钳的余温。望着窗外渐白的天空，他嘴角牵起一抹笑意——这场打破传统的接生方式，终将在人们的旧观念里激起层层波澜，为更多的产妇送去福音。

人们把西医喻为“西枝”，而“岐黄”则泛指中医。随着胡美用中西医交融互补术叩开长沙乃至湖湘人们的心扉，雅礼医院实现了“西枝岐黄第一耕”，医术声名宛如湘江的春潮，激荡湖湘。

1914年，在湖南都督谭延闿的支持下，雅礼协会与湖南育群学会签订合作协议，雅礼医院改名湘雅医院，开启了百年医道传承。从此，“湘雅”二字在中西医结合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，仿若岳麓山巅熹微的晨曦，快速地向四周挥洒、扩展……